

爱在蔓延中

「加」阿伦·斯特拉顿 著
赵永芬 译

Chanda's Secrets

穿越一切冷漠与禁忌，
温暖、无畏的爱，正在蔓延……



美国图书馆协会“普林兹”文学奖



♥荣获二十余项国际大奖

♥绝境中的至爱亲情，感动全球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书评家与读者拭泪推荐

♥根据本书改编的电影《生活，高于一切》入围2011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候选名单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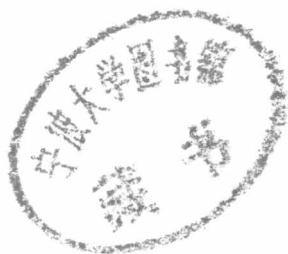
爱在蔓延中

「加」阿伦·斯特拉顿 著
赵永芬 译

Chanda's Secrets

穿越一切冷漠与禁忌，

温暖、无畏的爱，正在蔓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在蔓延中 / (加) 斯特拉顿著; 赵永芬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33-0486-3

I. ①爱… II. ①斯…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261679号

Original title: Chanda's Secret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North America by: Annick Press, 2004

© 2004, Allan Stratton / Annick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加拿大安尼克出版社授权新星出版社独家出版。未经出版者许可, 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摘录本书中的任何内容。

爱在蔓延中

[加] 阿伦·斯特拉顿 著 赵永芬 译

责任编辑: 罗晨 刘冰远

项目编辑: 付风云

装帧设计: 大娟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发行电话: 010-88356858 88356856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

字 数: 152千字

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5133-0486-3

定 价: 22.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我要我们在一起，

因为我爱你，

因为你是家人，

是这个世界上我最想守护的珍宝。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莎拉公主的葬礼	1
第二章	我的三任继父	11
第三章	地下酒馆	26
第四章	帘幕背后	35
第五章	那是个秘密	50
第六章	妈妈身上的诅咒	64
第七章	乔纳失踪了	78
第八章	很多事没有答案	87
第九章	齐洛姆大夫的学历证书	102
第十章	爱丝特的真相	118

第十一章	奇迹消失了	130
第十二章	巫医登门	140
第十三章	妈妈要回提若村	154
第十四章	我有梦想，记得吗	162
第十五章	我就是你的家人	175
第十六章	妈妈，你收到我的口信了吗	189
第十七章	井底的惨剧	197
第十八章	也许道别就是永别	203
第十九章	我别无选择	213
第二十章	妈妈，我带你回家	220
第二十一章	诅咒已经被打破	230
第二十二章	我的鸛鸟飞走了	237
尾声		243

[第一章]

Chapter 1

莎拉公主的 葬礼

我一个人待在贝特曼永光殡葬公司的办公室里。这是星期一的清晨，贝特曼先生正忙着处理一批刚刚下船的棺材。

“我会尽快回来。”他告诉我，“你可以先去我的办公室里看看鱼，就在门对面墙边的水族箱里。要是你觉得无聊的话，茶几上有杂志。对了，你妹妹去世了我很难过。”

我不想看鱼，也压根儿不想读什么杂志。我只想赶快跟他谈谈，免得自己忍不住哭出来。

贝特曼先生的办公室又大又暗。窗帘都拉上了，屋里的日光灯有一半已经烧坏。除了办公桌上的台灯，房间里大半的光线都来自那个水族箱。这样也好，我想。黑暗掩住了角落里那堆凌乱的榔头、木板、油漆罐、锯子和一箱箱的钉子，还有一

截梯子。贝特曼先生说，这间办公室半年前重新整修，到现在还没来得及收拾干净。

房子整修之前，永光公司并不承办丧葬业务，而是一个建材供货中心，所以它才会夹在一个木材厂和一个水泥搅拌机出租公司的中间。永光公司是贝特曼先生八年前从英国来的时候开办的，业务向来繁忙。不过，最近建筑业虽说还算景气，但死人的钱还是比盖房子的钱好赚得多。

据说，永光公司重新开张的那天，贝特曼先生宣布了公司的发展计划，声称两年之内会将连锁殡葬服务遍及全国。当记者问他，在使用药物或香料保存尸体方面是否有经验时，他回答说没有，不过他马上就要修完美国某学院相关专业的函授课程，还会雇用城里最棒的发型设计师，而且收费打折，“不管多穷，每个人到了贝特曼这里都有葬身之地”。

所以我才到这里来。

贝特曼先生终于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居然没有立即发现。我本来不想看鱼的，但也知道怎么了，最后竟然坐在水族箱前面的折叠椅上，呆呆地盯着一条天使鱼瞧了很久。那条鱼也盯着我瞧个不停。我很想知道它在想什么，它知道自己这辈子都得待在鱼缸里无法脱身吗？或者，它其实挺高兴能安全无忧地待在这个漂亮的水族箱里？我看着它在塑料海草间游来游去，时而用嘴轻轻咬着蓝绿色小石子上的海藻，时而仔细地检查那个小小的海盗宝藏箱，还有那能吹出气泡的盖子。我喜欢

它，自从我在学校里读过一本教会捐给我们的《国家地理》杂志后，我就爱上了天使鱼。

“让你等了这么久，真对不起。”贝特曼先生说。

我忽地跳了起来。

“快请坐下，坐，坐。”他微笑道。

握了手之后，我又坐回那张折叠椅，贝特曼先生则坐在对面的一张皮躺椅上。那张躺椅已经很旧了，扶手上有一道裂痕，露出了里面灰色的填充物。

“我们要等你爸爸来吗？”

“不用，”我说，“我继父在上班。”这是谎话，实际上，我继父已经在我家附近的地下酒馆里醉死了。

“那我们要等你妈妈来？”

“她也不能过来，她病得很重。”这几乎是实话。我出门的时候，妈妈正蜷曲着身子躺在地板上，摇着我的妹妹。我跟她说得找家殡葬公司的时候，她还是继续摇个不停。

“你去找吧，”她低声说，“你都十六岁了，我知道，该做的事情你都会做的。我得陪着我的小公主，我的莎拉。”

贝特曼先生清了清嗓子，又问：“那么，会不会有个姨妈或是姨父过来呢？”

“没有。”

“啊。”他的嘴快速地张了一下又合上了。他的皮肤苍白而干涩，就像水族箱里的一条鱼。“啊，”他又感叹了一声，“所以，

你是一个人过来安排丧葬事宜？”

我盯着他衬衫翻领上小小的香烟烧痕，点了点头。

“啊，”他顿了一下，问道，“你妹妹几岁了？”

“莎拉现在是一岁半，”我说，“活着的时候。”

“一岁半？我的天。”贝特曼先生的舌头嗒嗒地响了几下，
“婴儿的死亡总是令人心惊。”

心惊？是啊，两个钟头以前，莎拉还活着呢。因为身上起疹子的缘故，她吵闹了整个晚上。妈妈一直摇着她，直到清晨，她终于停止了哭闹。起初我们还以为她只是睡着了。（上帝，请原谅我昨晚生了她的气，我那时的祈祷词不是认真的。求求您，别让这一切都变成我的错……）

我垂下了眼睛。

贝特曼先生打破沉默。“你会很高兴选择了永光的，”他说，“我们不止承办葬礼，也提供尸体保存、灵车、两个花圈、小教堂和葬礼讣闻，当地的报纸上还会记上一笔。”

我猜，他应该是觉得这么说会让我好过些，但我并没有。“要花多少钱？”我问。

“这个不一定。”贝特曼先生说，“你想要什么样的葬礼？”

我双手重重地落在大腿上：“我想，简单一点的吧。”

“好主意。”

我点点头，显然他也明白我付不起太多钱。我身上穿的这件洋装还是在义卖会上拣的便宜货，骑单车到这里的路上出了

一身汗，沾了一身的灰尘。

“要不要先挑一副棺材？”他问。

“好的，麻烦您了。”

贝特曼先生把我领到展示间。摆放在前面的都是很昂贵的棺材，可是他并没有快快地把我往后面带，可能是不想这么侮辱我，反倒带我从头到尾参观了一遍。“我们的系列产品存货都很齐全，”他说，“每款棺木都有松木和桃花心木两种材质，可以安装各式各样的铜制把手和横杠；棱有普通的，也有磨成斜面的；至于棺材的衬里，我们有各种颜色的丝缎和涤纶料子；素色枕头是标准配备，我们还可以免费缝上一条蕾丝缎带。”

贝特曼先生越说越激动，还用手帕爱惜地在每一款棺材上轻轻地抹了一把。他解释了棺材和棺柩的区别：“棺材的盖子是平的，而棺柩的盖子是圆的。”其实也没什么差别，说到底，不过都是些箱子罢了。

我开始害怕了。我们已经快走到展示间的尽头了，可是这些棺材上的标价仍然是我们家一整年的收入。我继父靠打零工为生，我妈妈在家养了几只鸡，种了点蔬菜。我还有一个五岁半的妹妹，一个四岁的弟弟，而我自己还在上高中。钱要从哪儿来呢？

贝特曼先生看见了我脸上的表情。“对于小孩子的葬礼，我们有比较不花钱的选择。”他说着，带我来到布帘后的一个房间，扭亮了电灯泡。我的眼睛一下子瞪得老大：只见前后

左右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小棺材，上面喷着黄色、粉色或蓝色的油漆。

贝特曼先生打开一口棺材给我看。那是由零碎木头压成的夹心板做的，用钉子简单地钉了一下。衬里是塑料布，以订书钉钉住。外面的锡把手是用胶粘上去的，如果你伸手用力去拉的话，就会把它拽掉。

我别开了脸。

贝特曼先生安慰我说：“我们会用美丽的白色寿衣包裹孩子，然后把布料弄得松松的，盖住旁边的空隙。到时候，你只看得见一张小脸。莎拉看起来会很可爱的。”

跟着他走到出殡前保存尸体的停尸间时，我心中已一片木然。他指着眼前一整排硕大的铁柜说：“这些冰柜干净得很，而且冰冻得很彻底。”他叫我放心。“到时候莎拉可以自己住一间。当然啦，万一又有别的孩子送过来，那她就得跟别人挤了。”

回到办公室，贝特曼先生递给我一份合同：“如果你现在手边有钱的话，我下午一点钟就开车过去载尸体，这个星期三下午就能准备好出殡，星期四上午安排下葬。”

我的嗓子发干，艰难地咽了一下口水，说道：“妈妈想把葬礼延迟到周末，亲戚们从乡下赶来需要时间。”

“恐怕周末就没有折扣了。”贝特曼先生说着，点燃了一根香烟。

“那下周一好不好？下星期的今天？”

“不可能，到时候我会因为新顾客而忙得不可开交的。对不起。最近死的人太多了，不是我不肯帮你，实在是顾不过来。”

签下合同，我就跑了出去，骑着单车融入早晨高峰时段的车流中。为了让脑袋空下来，我一遍遍地背诵字母表。但是没有用，我的脑海里还是不断地闪现那些粉色的夹心板棺材，那些订书钉和塑料布衬里……

“爱丝特！”我想，“我得见爱丝特一面！”爱丝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会给我一个拥抱，告诉我一切都没事的。

我往左拐去，希望此刻她就在不远处的自由饭店和会议中心前面。自从父母过世后，她就不怎么上学了。她住在一个姨妈家，每天大半的时间都要帮姨妈和姨父干活，要不就到自由饭店的雕像喷水池前，摆出各种姿势让观光客拍照。

我把单车停在路边。饭店前的车道上挤满了巴士、豪华轿车和出租车，一派忙碌的景象。服务生忙着帮狩猎旅游团抬行李，豪华轿车的司机为来考察钻石矿的外国生意人打开车门，联合国援助人员抢搭出租车去政府机构……

就是没看见爱丝特的人影。

“也许他们把她赶走了。”我想。每次被赶走后，爱丝特都会顺着马路走到红鱼尾巴购物中心，去莫法先生的电器行晃荡一圈，看看橱窗里整排的电视机，或是听听户外喇叭流泻出来的音乐。她会在那里等上二十分钟左右，等到自由饭店的保安去忙其他事情的时候，再慢慢地踱回饭店前。

我快速地骑过一排崭新的办公室和赌场，来到红鱼尾巴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内。经过华丽的厨卫用品店时，我不停地闪避着汽车和购物车。家里有电可用真好，更别说还有自来水了。

我仍旧没有看到爱丝特的身影。今天莫法先生的店门前，只有那个失去了双腿的乞丐西蒙。他面前放了一只碗，身边摆着一块破旧的滑板，正半闭着眼睛，后脑勺随着音乐的节拍，轻轻敲打着身后的水泥窗台。

我往隔壁的网吧看了一眼。上星期我偶然发现爱丝特在网吧里上网，还以为是自己出现了幻觉。当时，她身穿一件缀满亮片的二手无袖露背衫，脚踩亮橘色的拖鞋，嘴里嚼着口香糖，正坐在那里按鼠标呢。

“你在这里干吗？”我问她。

“收邮件啊。”她得意地回答。

我当然不信，哈哈大笑着嘲笑她。在我们学校，只有大办公室里有一台电脑，我们都参观过它的操作流程。可是，一想到在真实的生活中使用电脑，那感觉就像人类飞上火星一样不可思议。

爱丝特像拍小婴儿似的拍拍我的手，告诉我她的电子邮箱地址：esthermacholo@hotmail.com。她小声地跟我说，网吧经理很喜欢她，把自己剩下的上网优惠券全部送给她用。她眨眨眼睛，秀出一把名片。“这都是替我照相的观光客给的。”她吹嘘道，“无聊的时候，我就发电子邮件给他们。偶尔他们也

会回信，比方说，如果他们的朋友来这里玩的话。”

“如果他们的朋友来这里玩？”

“是啊，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

“你说呢？”

“我又没有上他们的房间去或是干什么的。我只是站在那个喷泉前面，让他们照相而已。”

“那你得这样保持下去。”

“你什么意思？……”

“别跟我装傻。我见过他们单腿跪着，要看你的裙底。”

爱丝特翻着白眼说：“他们单腿跪着，才能把雕像的头拍进去！你的思想真龌龊，比我姨妈还糟糕。”

“不只是我，”我苦口婆心地劝说道，“学校里的同学都在说闲话了。”

“让他们说去。”

“听着，爱丝特——”

“不，你听着，倩达！”她突然凶巴巴地吼道，“也许你想一辈子就窝在波南生小孩，可我不要。我要远走高飞，我要到美国或者澳大利亚或者欧洲去。”

“怎么去？你以为哪个观光客会把你装进行李箱？”

“不是。”

“那还能怎么样？娶你吗？”

“也许吧，”她说，“或者雇我当保姆。”

我轻蔑地哼了一声。

“有什么不好？”

“你说呢？”

爱丝特冷冷地看了我一眼，随即从电脑前站起来，“咚咚咚”地冲了出去，快步穿过停车场。

“爱丝特！”我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大声喊道，“别跑了。我不是有意的，对不起。”我才不是真的感到抱歉，只是不喜欢跟她吵架罢了。

我在一辆空空的购物车旁追上了她，她正抓住车把手，愣愣地盯着购物篮上贴着的广告。

“我知道我爱说疯话，”她的声音凄凉而空洞，“只是……我偶尔做做梦，这也不行吗？”

回想到这，我又不由得心酸起来。今天爱丝特也不在网吧里，也不在购物中心的任何角落。也许是替她姨妈跑腿去了，也说不定破天荒地去了学校，又或者，她又认识了什么观光客，而且……

我跳上单车，飞快地踩着踏板，心里疯狂地默念着：“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第二章】

Chapter 2

我的 三任继父

我家并非一直住在波南的贫民窟里。

最初，爸爸的牧牛场就是我们的家，在提若村往北三百多公里的一大片牧场里。我跟爸爸、妈妈、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挤在一座只有一个房间的泥巴屋里。（本来我还有两个姐姐，不过都在我出生之前就死了，一个是因为喝了不干净的水，另一个死于坏疽。）我的伯伯、伯母和堂兄弟姐妹们，也住在这片牧场的泥巴屋里。本来我奶奶也住这里，自从我爷爷死后，她就跟我两个未婚的姑姑一块儿，住回了村子里。

在牧牛场的日子过得十分缓慢。冬天的时候河床干涸，麻雀的窝就会像干草苹果似的，挂在金合欢树上。光秃秃的地上，几棵可乐豆木和几丛乌木顽强地挺立着，才总算没让这儿成为